

《我與母親紅線女》 粵劇名伶的平常日子

著名軍事評論員、專欄作家馬鼎盛，出生在著名的粵劇家庭。父親馬師曾、母親紅線女，不僅是紅極一時的表演藝術家，更開創了獨特的粵劇唱腔，為粵劇的推廣和革新帶來了新的方向。為紀念紅線女逝世一周年，在《我與母親紅線女》一書中，他娓娓道來自己與父母、特別是母親的關係，更提供了許多資料，補白了讀者對於紅線女藝術、生活的想像。日前的新書發布會上，馬鼎盛與汪明荃、羅家英一起回憶母親紅線女的生活點滴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：香港天地圖書提供

一個家庭的故事

《我與母親紅線女》對於馬鼎盛來說，提起筆來，一半是為了還債。「母親最後幾年總叫我幫她寫一本傳記，我說我沒有資格，一來我不是粵劇人，二來我是做新聞的，不是做文學的，寫文學實在不行。但沒有辦法，她的遺願我總要完成。這本書，是從一個兒子的角度去交代給公眾聽，紅線女是一個藝術家、演員，但也是一個普通的媽媽。」

書以「我與母親紅線女」為名，看得出來不是一本傳統的藝術家傳記，馬鼎盛在其中補充了大量的生活細節，順着日子捋過來，說的是一個家庭的故事。他寫父親馬師曾與母親紅線女所經歷的大時代，道出了自己身為一對粵劇名人之後的心境，也敘述了在這一個光環在外的家庭中，自己是如何走上軍事評論人這條道路的。

「有些朋友經常問，香港怎麼會出一個馬鼎盛來講軍事呢？第一，香港不打仗，香港人就四個字：搵錢使錢。講軍事、寫專欄怎麼能寫十多年，軍事評論人怎麼能生存？對我來說很幸運，我做着一件自己開心的事情，又有錢搵。我媽媽開始時也覺得很奇怪，後來也接受了。大學我讀的是歷史，後來她寫了一幅字給我，我在書中也提到，寫的是：為人民講歷史是最大的幸福。肯定了我沒有入錯行。這本書也是對此做了一個交代。」

對於喜愛紅線女的人來說，這本書也許不是梳理其藝術成就的文本，卻是另一個視角，是光鮮舞台背後的平常日子。更重要的是，馬鼎盛說，藉着書，希望內地也好，香港也好，接下去的一代、兩代人不要忘記，我們也曾經有過像50、60、70年代那樣的苦日子，「在書裡，是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去反映我們的生活。」

提攜後輩不遺餘力

紅線女的藝術成就不用多說，其獨樹一幟的「女腔」對於當代粵劇發展的貢獻是劃時代的。回憶與紅線女的交往，汪明荃感慨女姐（紅線女的暱稱）雖然是大明星，但是對後輩的提攜一直是不遺餘力。她回憶自己與女姐相識，最初是因為兩人都擔任人大代表，後來因為黃霑為女姐籌備《四大美人》的關係，常常到內地拜會，才逐漸熟識。

「女姐很早就去了內地，對香港的觀眾來說真是很大的損失。」汪明荃說，「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們看不到她精彩的女派藝術。我很好彩，當時我認識了這個大師，自己也開始做大戲，就常常去請教她。當時我告訴她我要去八和做主席，她很驚訝，因為八和是一個比較傳統、比較老的組織，而我是一個外行，更是一個女士，從沒有試過女人去做主席。我聽出她的擔心，但她仍是鼓勵我：你有心去做，我支持你！之後



目前的新書發布會上，馬鼎盛（中）與羅家英（左）、汪明荃（右）一起追憶紅線女。



《我與母親紅線女》，馬鼎盛著，香港天地圖書出版

我做各種工作，或是自己演出，她真的時時來看我，給我意見。」汪明荃說，自己在紅線女面前總是「很大膽」，膽粗粗地去請教。當時她做《穆桂英大破洪州》，就拿了劇本給紅線女，希望她為自己來設計唱腔。「她居然沒有拒絕我，可能沒想到我那麼大膽吧。那是很花時間的工作。她拿了劇本回到華僑新村，在家研究好錄音音帶再帶回來讓我跟着學。後來我又很大膽地讓她幫我錄了《刁蠻公主謝馬嬌》這個劇本，兩套戲的唱腔都是她幫我設計的，我很感動。」

後來汪明荃帶着八和粵劇學校的學生去廣東交流，也參觀了紅線女藝術中心，更看到紅線女對學生的關懷。「學生的演出其實是很初級的，但是她都看完全場，說：『嗯，那個誰不錯的。』她也鼓勵學生在粵劇之外，要讀了書先，要有基本的知識，才可以去思考，去提升。這都讓我印象深刻。」

補全時代空白

書中也提到了紅線女在文革期間的經歷，算是補全了香港讀者的想像。正如汪明荃所說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因為政治等各種因素，香港看不到紅線女的藝術，大家對她的印象仍舊停留在之前的電影等作品上。而關於她在文革中的處境，她的新式「樣板戲」，坊間也有很多爭論，這本書不啻提供了一個角度，

讓讀者一窺究竟。羅家英就說，關於文革時期的紅線女，大部分人是「聽回來的」，事實如何？之前一直眾說紛紜。「這本書就會告訴大家，文革時的紅線女怎麼樣，她去了內地後對粵劇的心態又如何。很多故事，有些是以訛傳訛，有些是擦她的鞋，比如是學生都要學女腔，所以當時整個廣州是逢腔必女腔，那是不是因為紅線女很霸道呢？未必，你去學她的東西，很歡迎；去學其他東西，更歡迎。但由於當時的政治氛圍，你學芳艷芬、白雪仙，那是走資派，學紅線女就總沒錯，所以大家都學紅線女，看起來好像是紅線女很霸道，其實不然。她對戲行有貢獻，對這門藝術有看法，內心始終是為粵劇好的。」

汪明荃則認為，在特殊時代氛圍中，紅線女反而顯出愈發頑強的生命力與鬥志。「大家都知道，當時的政治環境很折磨人，一個藝術家去到內地，希望在藝術上面發展，但很多時候都要服務於政治。可是不管在什麼環境下，她都沒有背離粵劇，反而在這些環境下仍然有創作，有姿態，有作品，有提升，這真是能人所不能。政治鬥爭是很磨人的，我記得書中說她有幾年被放到農場去勞改，利用餵雞的時候還在練聲，完全沒有放棄。另外，我們現在做推廣也知道，光靠自己是不行的，還要政府支持。而她呢？成功得到歷代政府的支持，每個領導都很支持她，這也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的。你就知道，她除了藝術上的成就，政治智慧也很厲害。」



新書發布會上，馬鼎盛回憶自己的母親紅線女。

汪明荃說，雖然長時間身在內地，紅線女對香港一直很關心，「她最年輕貌美的時光在香港，香港是她的一塊寶地。」在馬鼎盛看來，母親的確一直關心省港兩地的藝術交流。到現在，內地的粵劇團時常到香港表演，香港的粵劇藝術家們也時常北上交流，在演藝學院中，也有很多來自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的學生，給粵劇帶來一股新的力量。雖然在過去很長時間，粵港兩地在粵劇的主題、形式和風格、傳承上各有不同，但互相影響已經成為未來的大趨勢。對此，當年到內地發展的紅線女與馬師曾，在粵劇的推廣上也有貢獻。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發光體

作者：伊蓮諾·卡頓
譯者：黃佳瑜、廖綉玉、沈曉鈺、李斯毅
出版：聯經



令人讚嘆的繁複結構，使人沉迷的敘事手法，魔幻般召喚出一個由貪婪與黃金構成的世界，栩栩如生……曼布克獎史上最年輕得主伊蓮諾·卡頓，其得獎作品《發光體》售出25種語文版權，全球銷量超過50萬冊，改編電視影集籌備中。雨夜中一場神秘聚會，一個意外的闖入者，分屬黃道12星座的12個男子，交織出一場錯綜複雜的命運大戲。結盟與背叛、秘密與謊言、幸運與不幸，令人髮指的罪行、近乎荒謬的癡戀，宛如迷霧，卻又如星空隱然有序，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棋局中，最後的真相即將浮現……

最大的寧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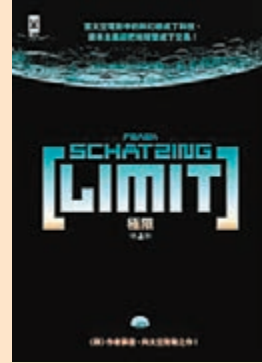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李娟
出版：新經典圖文傳播



中國境內哈薩克牧民冬季游牧生活的最後紀實。被譽為「阿勒泰的精靈」、「新疆的三毛」，平日以寫作為生的李娟，在2010年冬天隨一家哈薩克牧民進入這個游牧民族的冬季牧場，開始三個多月的雪地生活。透過與牧民的日日相處，她真實地記錄下這段冬牧之旅。除了艱困的生活，也將注意力放在動物和人的關係上，她發現駱駝經常迷路、馬兒需要不斷地吃草、羊群是很盲從的動物……從牠們的天性出發，賦予新的情感。李娟以純淨的文字寫下這片距我們千里之遙的大漠上的故事，為世人留下中國境內游牧民族最後的冬牧紀錄——就像駐地記者寫下異國所見所聞，但她不單是個記者，她是一位真正的作家。

極限(上)

作者：法蘭克·薛慶
譯者：關旭玲
出版：野人文化



《群》作者薛慶，向太空致敬之作。西元2025年，人類搭乘太空電梯，僅三小時就能抵達太空站；用虛擬分身逛街試衣、親吻擁抱，乃至旅行遠遊，創造出「同步」的第二人生，連盲人都能看見世界。在人類擁抱宇宙、迎向美好未來之際，某股暗黑力量卻企圖毀滅這一切……來自美、俄、日、印度、台灣等地的世界級富豪，上月球體驗空前奢華的太空旅行，誰知體驗到的卻是六分之一重力的戲劇化追殺；受僱於超級企業的全能武裝傭兵，竟必須遠離非洲藏身柏林以避開死亡威脅；全球第三大石油集團的策路長，在投入替代能源的行動中遭到槍擊……這些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人，戰戰兢兢踏出的每一步，牽動的卻同樣是人類的未來。懸疑的精彩情節奠基於堅實的科學文獻，融合想像力與哲學辯證，不只能品嚐豐富先進的太空知識，更讓人深思：在資本主義、國家政府與科技發展三方勢力交互作用下，人類將何去何從……

《樹屋》的「無條件款待」

書評

文：湯禎兆

角田光代算是日本文壇中，能夠成功平衡市場及文學界評價的女性作家，而她的作品往往能深刻地緊扣日本社會的時代變化，頗有現實的參考意義。先前我曾撰成《角田光代的泡沫女性》，把她出道時期的小說人物，與泡沫經濟期的日本社會情況對照，從而勾勒中當中互動的關係。

今次想以她較近期的《樹屋》(2010)，來審視一下發展中的成長蛻變。《樹屋》中以藤代家為中心，講述曾經生活在滿洲國的經驗，至回國後開枝散葉的四代人肖像。由祖父母經營位於新宿的「翡翠飯店」，一直僅以半死不活的狀態殘存着，家中人各自按自己意志自由出入，有人忽然離家出走，然後又若無其事回來；有人懷孕了才回家；有人跳樓自殺；有人獨立出來去新宿黃金街開小酒吧。小說在不同時空中遊走，內裡沒有甚麼驚天動地的歷史大起伏，但卻充滿戰時記憶、戰後的變動、秘密的戀情和孩子的育成等徵兆均充實的人生百景，看下來自然令人悠然地進入書中的世界。

無條件款待

一般論者針對《樹屋》的討論，大多環繞在歷史問題的解拆，尤其是由滿洲國而回流日本的經驗，很容易便被套入殖民脈絡中去解讀。不過我認為在藤代家的視角更有意思，她把《樹屋》的定性，鎖定在「無條件的款待」上。所謂「款待」，其實一直是角田光代的核心母題。早在角田最著名的暢銷代表作《第八日的蟬》(2007)中，名古屋的大屠殺早已與盜取他人孩子的主人翁明言，如果沒有可以回去的地方，隨時都可以來我家投靠。事實上，主人翁在逃亡的過程中，也可以看成為一段又一段的被款待之旅。在《假

寐之夜的UFO》(1996)的「我」，提到在公園以紙皮箱組成的「集合住宅」中，也明言想住的人來入住就可以了。而且強調「人人也在此」，令到早已在此居住的弟弟道出在此生活，令人非常有備受肯定的感覺湧現。此所以在角田光代的世界中，無論是出發到亞洲流浪的背包客，又或是誘拐他人女兒而本身沒有孩子的母親，當中出現大量的共棲乃至擬家族的幻象，於是共生共食、寄生乃至不同程度的飛特族面貌也由此滲透出來，當中款待及被款待正好成為一種她筆下的小說常態。

而在《樹屋》中，有趣之處「無條件的款待」母題的承傳發展上。過去的作品款待施與受對象，通常是沒有血緣關係的他者，因如此或如彼的因由才在某時某刻聚合一起。但在《樹屋》中，角田光代顯然以家族史的角度，重新去書寫一次過去所執着的母親。雖然處理的是藤代家一族人，但在她筆下又自由自主得好像沒有血緣的羈絆，正如良嗣形容就如一所「簡易旅舍」。家族成員盡可做自己喜歡的事，談戀愛、選對象、不上班等等，皆沒有人干涉，底線是「自己的爛攤子自己收拾」。這正是把有血緣關係的家族成員作「去血緣化」的一種書寫策略，背後也道出她對「血緣」本身所指的思考疑惑。

而角田也正好從中經營背後的起伏變化，透過祖父母的經歷，尤其是他們在滿洲國的被款待，到回國後體會到互易的關係，於是「翡翠飯店」的意義會逐漸浮現——表面上藤代家雖然好像是主人，但他們出走滿洲國乃至回流的過程，早已令他們成為無家可歸的

《樹屋》
作者：角田光代
譯者：劉姿君
出版：聯經(2012/01/05)



「客人」，身處一切都是「偽國」。回到「翡翠飯店」上，變成主客身份好像隨時可以有互動變化的可能性存在。而從藤代家的家族命運而言，因為前去了異國(滿洲國)，回來後的眼前也只能成為異國(日本新宿)，此所以一切只能以順應潮流變化度日。上述的自出入的家庭形態，形諸文字就是「因為我家沒有家規」，所以藤代家沒有家訓，也沒有任何珍而重之的信念守則去承傳。然而這正是我認角田光代最希望表達的核心——她正好竭力透過破壞家庭的構成，然而於把一切定見化為烏有後，再重新建立家庭的無條件款待的理想形態。表面上藤代家沒有根，但無根的教育卻沒有窒礙成員的聚散，彼此雖然有離合的起伏變化，但最終仍是樂於在「翡翠飯店」中出入流連。角田光代想突出的家族的根從來不是有形之物，暗地裡也以陰性形態去抗衡男性書寫的大歷史，而在當下時空可以連繫家族的肯定屬非實質之物。角田光代終於透過《樹屋》來勾勒出心目中的理想家族形態頌歌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 實習記者 劉名秀 山東報網

作家動態 刷新抗日題材思路 常芳《第五戰區》受關注

「豈日無衣，與子同袍。王於興師，修我戈矛。」11月30日，由山東省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主辦的常芳長篇小說《第五戰區》研討會在山東大學召開。小說以1938年春天台兒莊大捷之前的臨沂狙擊戰為背景，首次真實還原抗戰時期普通人的生活圖景，觸摸人性的幽微隱秘，並在紛繁複雜的矛盾中昇華出捨生取義的人性光輝與家國情懷。被評論界譽為是一部開闢抗日敘事新思路，刷新了人們對主旋律抗戰小說理解的小說，是近年來抗戰題材軍事文學的突破之作。

《第五戰區》是山東青年作家常芳歷時七年精心打造的一部長篇小說，亦是中國作家協會2012年定點深入生活項目。全文37萬字，《中國作家》雜誌2014年5月發表，山東文藝出版社9月出版。小說避實就虛，通過沂蒙山區一個村莊的抗戰，再現一曲家國蒙難、民族危亡之時慷慨赴死的激昂悲歌，以世界一隅反映時代大勢，通過戰事點染折射人性深度，開闢了抗日敘事的新途徑。

常芳，女，山東臨沂人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山東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。出版長篇小說《愛情史》、《桃花流水》，小說集《一日三餐》等。「我試圖在寫作中重新發現被時間遮蔽的這一切，要求自己描繪一幅真實的沂蒙山區的生活與變遷畫卷，試着去『理解』父老鄉親們面對革命和戰爭時的淳樸、猶疑與狡黠，告訴讀者一個『真實』的沂蒙山區，真實的抗日戰爭故事，真實的人性善惡美醜，真實的命運波瀾雲詭。」她說。

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pp@gmail.com